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録卷之三

言行録下

嘉熈三年己亥仲冬以疾薨遺表言事有萬變而隱乎微人唯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箴規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倘戒謹之志稍衰則清明之躬易怠盖天下以身而爲本惟聖人以禮而自防毋不敬則内敬常存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大書特書用以自警安行勉行父而有功事天則求其對越無愧之心報親則思其付託不輕之意登延碩彦以輔成王徳惠養黎

元以培固邦基經筵不徒親攷歷代興衰之故而
爲之監戒言路不徒廣求庶政缺失之因而急於
變更責己可以弭天災正家可以厚風俗握君子
小人消長之機而辨之在早審中國外夷盛衰之
勢而防於未然宗廟齋莊之時洋乎如鬼神之在
其上宮庭燕款之際肅然如師傅之在其傍故凡
興居食息之間無非恐懼脩省之地此則檢身之
要者在乎恪意以行之上以綿萬年基業之傳下
以均四海生靈之福
公榜燕居以翰墩題曰韓魏公云保初節易保晚

節難余嘉定辛巳建制閫于益昌愛公寒花晚節之句築菊坡以自適令告老歸里復以名其居後文溪李公侍講經筵理宗思公風節嘉嘆久之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公自筮仕如素宦卷舒無可議謹難進易退之禮則舍內除而貳遠郡舍禮書而返故廬盡急病攘夷之義則弃秘省而赴閫条棄政府而就鄉部明惡盈好謙之理則掉頭制閫不待蹻足之疑閉目相印不至墜淵之辱故能四十七年未嘗一玷彈墨晚節尤光明俊偉隨如先生劉公鎮挽之曰始終無玷缺出處最光明

張忠定公再治蜀去之後十年蜀人思之繪像祠于城都三井觀仙遊閣又四十九年而趙清獻公亦再治蜀人思之如忠定清獻没百三十有六年待制崔公始來郡寓文節公劉光祖謂公勁峻侶忠定廉約似清獻立朝議論愛君子惡小人又與昔賢同宜以配之乃畫趙崔二公並祠焉各為之讚曰今代崔公二老齊挍立朝抗論謇謇諤諤天産遐遠扶世甲弱蜀力憊甚忍復殘劉公來護之赤子是活宜以公像寘仙遊閣成都三賢閣記

公第在廣城墓在增邑西五十里從考妣也故文

溪挽公詩曰死孝傍先君州縣舊有祠堂每歲長官率僚屬遇次丁致祭後陳公龍復宰增邑謂張文獻公唐相也曲江至今歲有墓祭邑不可缺典乃專介往會祭儀定以每歲菊節縣率僚屬祭墓下以公愛菊也仍撥田隸菊坡舊居祠堂長奉祠二職掌之（歲收墓祭費）

崔清獻公行狀

門人李昴英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家貧力學自奮先廣士有當試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獨往既中選朝夕肄業足跡未嘗至鄽市禮部奏名廷策極言宮

闈皆人所難言擢乙科廣人由冑監取第者自公
始歷潯州司法淮西檢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譽
改秩宰建昌新城素號難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
有強發廪者公折其手足以狥因請自劾守大異
之開禧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收市一毫不
取於民和糴令下公依時直躬自受令民自槩
不擾而辦爲諸邑最趙漕使希懌令諸邑視以爲
法且特薦于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
就通判邕州薦者咸以爲訝勉公不可諸公申其
請有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滿而

後受從之邑守武人性苛刻遇禁卒無狀相率為
亂公時攝賓陽聞變亟歸叛者將擁門拒之公疾
馳以入執首亂者戮之縱其徒不問闔郡帖然擢
守賓陽提點廣西刑獄甫建臺徧歷所部二十五
州大率皆荒寂之地朱崖隅在海外異時未嘗識
使者威儀公至父老駭異諸郡縣供帳之類一切
不受兵吏不給券携緡錢自隨計日給之停車決
遣無頃刻暇奬廉劾貪多所刺擧風采震動召除
金部屬金虜南奔邊聲震恐淮東密邇故汴朝廷
謀將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知揚州安撫淮東

公言邊釁已開相持六年凡所措置大抵虛文從事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基業一作根本除公工部侍郎尋加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實邊斯可安邊益州為四路心腹惟恃錢穀厚於他郡軍兵幣庾告匱宜厚儲積以壯邊陲拜疏即行初安丙夏奏功金虜不克虜乘勝數盜邊蜀大擾丙薨公便宜度劍以鎮關表除公制置使盡護西蜀之師西北二國合從攻鳳翔叩鳳州借粮於我公條畫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荅謄榜諭陝西五路遺黎俾築塢自固倚我軍為聲援建言成都

灘瀨險遠艱於漕運立運米常格奏行之自是兵
皆足食蜀賴以全五年丐歸除禮部尚書公輕舟
出峽徑歸五年自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
扁菊坡刻韓魏公老圃秋容淡寒花晚節香之句
於門埶蓋雅志也公之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
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端平乙未二
月摧鋒叛兵自惠陽擁衆扣州城郡守曾治鳳宵
遁官吏群造里第請公登城公肩輿至闉諭禍福
又遣門人李昴英楊汪中縋城親諭之其徒俯伏
聽令咸欲釋甲以歸而倡謀者以嘗害傅羅令懼

不允相率逃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依舊
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即家
治事區處條畫揣摩調度洞中事機召兵四集賊
一戰不支聚其衆於苦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隷
降卒於諸軍而戮其桀黠者俄拜參知政事入辭
不受踰年拜右丞相上遣中使促召命守師彭鉉
勸請又命郎官李鼎奠衘命而至遜辭凡十三疏
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即家條上時政公手疏數萬
言上皆欣納家藏御劄七通有文集十卷其文明
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曰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

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
公善知人生平薦引惟洪咨夔林畧魏了翁
李性傳程公許後皆爲公輔一作顯官公嘗度劒閣留
題詞云瀰瀾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里人釆其語
立公生祠於其地及薨贈太師謚清獻初公持節
廣右見於施行者維揚倅高楳肖鋟梓曰崔公嶺
海便民牓朱崖之人又編次其罷行擾民之政曰
崔公海上澄清録在蜀時蜀人繪公像於仙游閣
與張忠定詠趙清獻抃並祠號爲三賢淳祐甲辰
廣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于郡庠號曰二

宋史列傳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爲宰相則爲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參軍常平倉久弗葺慮雨壞米撤屋覆之郡守欲移充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瘠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

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止徒
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廪者
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
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
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
時賈糴令民自槩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
時給諸卒大閧漕司檄與之攝守敵者帖然乃密
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閩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州
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
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决奬廉劾

貪風柔凜然夸崖地產苦蝥民或取蕉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離遺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録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迺跡爲千事申諭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之請援廣東循梅諸邑减舉員賞格以勸選人際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顔戣戣守瓊遂行之召爲金部

員外郎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
省決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南遷于汴朝
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
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
將集民兵爲邊防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
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蹠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
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
爲易以甓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
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
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彊勇鎮淮兩

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後繁務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遷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琸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琸全軍覆没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秉鄣五年子養士

卒令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
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
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
民米麥已盡蓋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
逐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
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
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
之自劉琸敗亟脩守戰備選精鋭布要害金人深
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始闕兩淮制置命兩
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

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爲秘書少監軍民遮道擁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爲

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利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衂昌祖不救遂棄皁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

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既弊衰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户呼延棫等扣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諜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

國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
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
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
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
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天
節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
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
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
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
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

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爲言沔帥趙彥吶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他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

南安撫使辭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遷煥章閣學
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
舉南京鴻慶宫端平初帝旣親政召爲吏部尚書
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
頻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
亦辭俄授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
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
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
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恵陽郡長驅至
廣州城聲言欲得運帥洎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

有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閒命亟拜即家治事蜀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

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

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踈遠正人非厭惡忠言
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
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
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
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
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儻不兼
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令雖行於
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
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
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

門下八分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去聖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以答紛對公喜之曾就閑錄
宰臣恩例不妄予人其姪嘗為外甥求之公曰官
之賢否係民休戚非可私相為賜竟靳不予
家法清嚴親故倚勢妄作必見斥絕終身不齒鄉
閭德之官秘監時嘗遺其弟書曰須是閉門守常
不得干預外事昨來面對拳拳愛君憂國之誠只
得直言時事廟堂大不樂後來又因兩淮分置制
帥復入文字力爭以為非便相忤益深大抵官職
易得名節難全及玆帥路政要結果分明有如劉翔

蓬萊道山之上平生夢寐所不到尚復何求若得脫去倘徉歸隱以終天年此莫大之幸屢次丐祠尚未得請縱有譴責不遑恤也真老近來習字何如且要養他氣質使一言一動不得輕妄仍不得以姑息待之公喜獎掖後進然愛人以德不可干以私鄉邑呂公仁孫初第之官求先容公正色曰入仕之始當以職業自見不患人不已知後聞其居官清謹密薦之當路陞狀及格莫知從來文溪先生擢魁甲馳書謝公答曰士以得時而爲難名者造物之所惜山川清淑之氣縕蓄幾百年鍾此

續通鑑綱目附節要 陳子經一作京編 元蘇州路教授至正辛丑編

辛巳

寧宗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以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丙在四川以攻為守威功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四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甲申

嘉定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太祖皇帝十九年春三月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祠焉

丁亥

理宗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鄭損棄三關逃歸與之以疾丐歸彌遠以其黨鄭損代至即議棄四州地金人大入與之再臨遂金人乃退○出續綱目及本傳

辛卯

紹定四年金正大八年蒙古破蜀諸郡四川制置使桂

乙未 丙申

如淵逃歸以李臺爲四川制置使趙彥吶爲副使

知興化府初彥吶治西河五年甚得軍民之心安丙侍之甚厚崔與之以彥吶大言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閫朝廷不從○出節度

端平二年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敵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端平三年九月召崔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嘉熙二年詔與之提舉洞霄宮與之未嘗造朝帝嘗虛位以待之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出蔡要

嘉熙三年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以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與之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齊名與代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録卷之四

奏劄一

第三次辭免秘書少監 嘉定十二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崔某狀昨準恩命除秘書少監控辭不獲祗命而行途中偶觸風寒宿疾大作輙上丐祠之請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舟行聞命臨深益危伏念某碌碌州縣庸材耳低飛逐食若將終身頃自朝廷更化之初闢明公道收拾滯材凡抱寸長皆得自見某誤蒙蒐獵得避驅馳方擁州麾便持憲節

入登鄉省出領帥藩引之深淵之中置之層霄之
上偏方寒士遭遇明時前此所未有也惟是秉邉
滋久用力徒勤計治罔功黜幽有典忽拜清除之
目晉陪中秘之游雖公朝以其病而優之豈庸流
所敢覬而到此蓋名者造物之所甚惜得之非據
鬼神害盈疢疾相陵視昔尤甚而鄉在望引足千
豹歸心動搖萬想俱息亟上祈闕之請泝江而西
舟行以風爲程望日漫邈繼承明命復閱俞音仰
窺寬大之仁未有棄捐之意俾權江淛趣赴其行
感厚恩勉強而欲前策病骨以憤而莫進不免披

露忱款籲天哀鳴期得請而後已某非不知瀆尊
有罪方命有誅輒以螻蟻之賤瀆犯雷霆之威茲
豈得已欲望朝廷察此孤危之恤檢照前申特賜
敷奏畀以真祠庶幾歲月之小休實獲乾坤之大
造他時應有緊難委使誓當一死以報萬分除已
扶病迤邐取道江西度嶺而歸聽候從欲之命疊
冒威嚴罪不容貸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允仍疾
速前來供職

辭免兼國史檢討官 嘉定十二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崔某狀三上丐祠之請奉

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續準省劄備奉聖旨李大東兼詳定勑令官崔與之兼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恩出殊常驚心汗背某竊惟君命至重出必惟行臣之事君生死惟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欺偽以自便要譽者或矯激以爲高方命之誅誠不容貸至如抱病已甚陳力莫勝進無益於絲毫退尚沾於升斗則情可憫罪可寬也伏念某奔走萬里辛苦一生適値明時猥玷清選顧惟群玉之府世之耆儒碩學遴選其間者能幾人椎然不文躐有此幸非

特一身之寵抑爲五嶺之光自非衰疾出於大不
獲已何至棄榮而取辱捨貴顯而就困窮真切之
情昭然可見所以喋喋控陳凜凜俟譴不謂俞音
竟閟異數遝来擢貳道山辭至三而未獲贅員史
局俾共二以奚堪蟁負益危鵜梁有媿蓋求去而
得進與辭少而受多於義皆不安進退愈難如臨
淵谷棊自度纖冗不敢更瀆威嚴仰煩誅斥除已
恭禀屢降供職指揮一面扶憊起發前去庶見衰
殘之狀乞加審察之公所有續降薦職恩命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涣庶安愚分奉聖旨不允

仍疾速前来供職

辭免秘書少監乞赴宣幕 嘉定十二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録院檢討官崔某狀昨已分閫終更召擢自顧衰病有玷恩榮請祠至三已決歸計天高聽邈未賜矜從君命有嚴豈敢遠戾只得遵禀回棹而前舟次池口忽覩本州進奏官報狀某蒙江淮宣撫使辟充參謀官雖曰未有被受然已報行今欲遵照屢降指揮徑詣闕庭緣上件辟命已有所聞若冒然而前即是辭勞而就逸避煩使而覬清游於心實

不惶安蓋緣除命在前辟命在後只合申審乞免
造朝徑自赴幕又恐伺候冊降必是遲延今來殘
虜寇邊義當體國豈容踟蹰其行雖風雨未霽今
已一面順流東下徑趨京口聽候指揮遵守施行
準省劄勘會已降指揮同知樞密院事曾某已除
參知政事劄付新除秘書崔少監遵依元降指揮
疾速前來供職仍具知禀起發狀申樞密院尚書
省

秘書少監乞補外嘉定十一年

朝請郎秘書少監崔某狀昨者久戍圖功僥倖善

罷自知無用於世決意南歸三請弗從皤然祇命
庶見凋殘之狀必蒙矜憫之私敢圖誤恩俾塵清
綴叨榮踰分福謝災生頭風之疾已深時復眩絶
每遇朝參月分常有顛沛之虞妄意欲求南中一
郡以爲歸計自顧衰謝無能固不足以任劇若爲
朝廷牧養細民或可勉強爲之伏念某守邊五年
服勤萬狀及兹末路困悴自憐南州事簡民淳得
少休息是亦閑勞均逸之意欲望朝廷特賜敷奏
畀以南中家便州郡差遣用榮其歸實出天地生
全大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秘書監 嘉定十一年

朝請郎試秘書少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秘書監程倬除秘書少監內有兼職人依舊某自天聞命無地措身伏念某孤立疇依冥行自信少負桑蓬之志徒有壯懷晚為稻粱之謀寧無媿色茲辭雲中之戍忽塵天上之班恩重難酬器盈易覆俗眼方窺於藏室孱軀已入於病坊求小壘以便私窶希田中之款晉七遷而增寵迺登最上之顛在儒宅可謂至榮豈陳人所宜冒處而況一身如寄百慮相陵儻貪戀於目前必狼狽於

日後伏望朝廷檢照累申事理特賜敷奏改畀家便州郡差遣以保全其末路實出大造生成之賜所有省劄未敢祗拜奉聖旨不允

再辭免除秘書監 嘉定十二年

朝請郎試秘書少監崔某狀昨具辭免秘書監除命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某恭承訓飭倍切凌兢自度纖微安敢煩瀆而理有未安情有未孚不免冒昧控陳竊惟漢以蓬山萃四方之名流唐以瀛州極一時之妙選當世以為盛事後人又為美談逮我國朝尤重茲選自非邃學異才清脩[illegible]

容濫廁其間是以人才輩出前後相望實為他時
峻用之儲材昨被殊恩俾塵步列辭避弗獲循省
自危猶曰管領英游有長在焉今大蓬之席既虛
宜得鴻碩之彥爲斯文重豈伊庸陋有此僥踰清
朝以其病而優之諸儒問何來而至此得之非據
凜不自勝儻或冒居祇自速戾亦緣某分量盈滿
衰病侵陵所患頭風已成不治之疾日來又苦脾
泄醫療月餘尚未平愈飲食全減肌肉頓銷日夕
懷歸但作首丘之想而已輒犯嚴誅游伸危懇欲
望朝廷閔其凋瘵之狀察其直切之情檢照前申

特賜敕奏曲從巧外之請以全其末路則生成之
賜大矣所有省劄未敢祗拜奉聖旨依已降指揮
不允

辭免除兼太子侍講 嘉定十三年

朝請郎試秘書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
與之兼太子侍講閣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三代
仁而且久皆由教法之明一時賢而有才方預儲
僚之選治平中如陳薦孫固尚不待於衆望紹興
間惟范冲朱震斯可副於眷懷顧如勸講之員尤
爲進德之助伏念某性資愚陋學術荒疎西崑方

姚於首登東禁又叨於末屬曾無一之足取俾共
二以奚堪況秉德温文已著星輝之象而執經啓
迪要宏日就之功靖惟何人胃居此職儻或乖於
辭受恐難免於曠瘝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
渙改界名流庶允穆於師言以少安於愚分所有
恩命未敢祗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
修撰嘉定十三年
朝請郎試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崔某狀伏準省劄
奉聖旨宣繒除吏部侍郎余應符除給事中崔與

之除工部侍郎並日下供職續奉聖旨崔與之陞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脩撰陟道山之長除墨尚新貳起部之卿絲綸復下叨榮踰分覆薄驚心竊惟冬官事簡而職清天子眷隆而選重五材是飭不徒技巧工匠之咸精九門既通要在獻納論思而有益茲爲顯擢宜得名流伏念某舊自遐方煢然孤進寸長無取不過碌碌州縣之才多病相乘但作栩栩田園之夢不圖末路冇玷清班誤恩深媿於便藩投老力求於閑散忽晉大蓬之峻復從少海之游陞巫藝官俾聯法從曾未數旬之頃

疊此三命之榮念時事方殷惟倫械脩車以爲急務而帝簡有在豈簪筆持槖以爲美觀況史才自古爲難雖宿學有詞莫措茲聖經方襲六以爲七非陋儒可共二而蕪三反覆以思淩競而懼欲望朝廷數奏收回成命改畀時髦俾得遂於歸心廢少安于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祗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

嘉定十三年

朝請郎權尚書工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崔與之奏伏准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煥

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填見闕臣闓命
自天䔍心汗背伏念臣碌碌州縣庸才爾奔走四
方未嘗擇地以勤㩜拙實陪其勞致蒲柳之易凋
桑榆之浸晚加以多病日就衰殘丐閑便私欲全
晚節不謂非常之寵濫及無聞之人起部陞班禁
塗換武平時敢作此夢耶方此凌兢覓知所措益
部謀帥弄印久之後俾庸虛濫膺其選以清廟候
對之職光賁其行誤恩便蕃寵爲異數力綿任重
殆將壓焉蜀居江漢上游而成都實爲根本重地
必碩德雅望而後可以鎮服人心必遠識長材而

後可以應酬事變壹道蕃宣之寄全在得人承平無事猶重所選厥今邊聲未寂時事方殷其可嘗試之乎況天下之事要須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屬也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痾癢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孚也臣一介奇窮過蒙獎拔東西惟命其敢辭難義所當爲死且弗顧但恐蜉蟻無援孤立于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小情不相孚或致誤事一身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関繫利害非輕儻辭避之或稽必顛隮之立見

欲望聖慈察其眞實之悃收回成涣改畀長才俾臣退奉眞祠獲全末路實出洪造生全之大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四川制置使嘉定十五年

朝請郎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暫權四川宣撫司職事崔與之狀奏臣猥以衰遲誤蒙簡拔俾專益郡牧民之寄黽勉服役一載而羸力鈍事叢絲髮無補方晝旦夕上祈閑之請適宣閫虚次以印來歸不免從權收管以安人心以俟朝命繼準聖旨指揮令臣暫權宣府職事君門萬里

控避無從緣時暫攝職不敢煩褻有請茲承誤恩畀以制垣之重寄加之延閣之除名攝分非宜捫膺自懼厥今時事孔棘邊聲未寧剝肉成瘡有根本先撥之慮張順待哺有徯蘇後變之憂況二虜之相持正三邊之交急勢成危證命繫良醫豈緊不根之蹤可任于蕃之責欲望聖慈俯憐真悃收回成渙改畀名流俾臣仍舊時暫權宣撫司職事聽候差除正官施行庶幾仰寬顧憂下安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祗拜奉聖旨不允

四川制置乞祠 嘉定十六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
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嶺
海寒士遭値昌明更化十有六年之間擢從冗散
躐升禁塗恩數便蕃眷簡隆厚銘膚鏤骨誓效糜
捐昨自被命入蜀誰不以上下和衷爲難臣亦以
爲難而義不容辭也再命護蜀誰不以表裏壞證
爲憂臣亦已爲憂而義不容辭也君命有嚴冒兹
遠役二三邊責重四路事繁自顧衰遲了無能解惟
有一誠體國恃天而行外而二三帥臣之相持上
賴國威邊聲稍息內而十萬貔貅之待哺仰憑天

意戚事脊登而况聖度寬洪有求斯答廟謨堅定可守而行覆燾所加譴訶未及方圖末路益勵初心緣臣蒲柳之姿一生勞苦老而易衰福過災生百病交作近來頭風發動甚於常時呻吟叫號痛刺如破加以心忡健忘肌肉盡銷殘息如絲旦暮入耳臣非不知委身報國臣子職分而邊圉重寄安危所關萬里奔馳四生勞勩綿力竆而不可強幸事多而不可常況抱病已深恐誤國事伏望聖慈憐其久戍察其危衷亟選長材來為臣代賦臣祠廩俾待終於衡茅賁出天地始終生全之賜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召赴行在（嘉定十六年）

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其四川安撫制置命鄒孟卿時暫權續申鄒孟卿致仕奉聖旨崔與之候有四川制置使正官到日起發赴行在奉聖旨鄭損除寶謨閣待制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填見闕崔與之候正官到日起發赴行在自天聞命無地容身伏念臣老矣一行凄其萬狀惟知盡瘁不敢辭勞方泝峽建西州之牙復度劍守北門之鑰風霜刮面歲月壓頭以衰朽

垂盡之年得殘廢不治之疾老而懷土窮則呼天
飛章丐閒蒙恩賜召朝廷未有棄捐舊物之意臣
于豈無貪戀明時之心百恙相陵一衰不貸頭欲
破而掣痛不已心如啄而健忘尤深氣體支又離精
神昏憒年事既去世念已灰亟尋清都香火之緣
敢作禁街鍾鼓之夢惟求趣代早遂生還伏望聖
慈憫臣久勞憐臣久病鑒此由衷之請俾之奉祠
而歸春水未漲而出瞿塘天氣未炎而入庾嶺庶
幾末路可畢餘生悉出天地始終生全之大賜奉
聖旨降詔不允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録卷之五

奏劄二

辭免禮部尚書 嘉定十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昨準省劄坐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尋具辭免伏蒙降詔不允臣再具奏間續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封劄子奉聖旨崔與之除權禮部尚書候正官到日交割前來供職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竊惟舜命秩宗以典三禮蓋取僉言周建春官以詔萬

民最號清選凡屬亨嘉之運必嚴禮樂之司雖曰攝承詎容輕受伏念臣丹心體國白首戎邊捫參井以西馳老懷猶壯指褒斜而北戍綿力易疲屢引病以丐閑忽蒙恩而賜召方堅控避遽玷褒除鈞天九奏之音夢寐不到文昌六星之象心目還驚況無橫草之勞復有採薪之疾奄奄殘息凜凜危衷伏望聖慈憐臣桑榆之景無多察臣樗櫟之才焉用收還成命改賦真祠俾首丘得遂於初心庶末路可全於晚節所有恩命未敢祗受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疾速前來供職

再辭免禮部尚書嘉定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昨辭免除權禮部尚書乞改畀祠祿繼準省劄備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令疾速前來供職聞命自天凌兢失措某既衰且病力丐真祠宜黜而升忽叨顯擢顧六官於禮爲重而入座非賢莫居被寵踰涯捫膺增惕巽辭雖切俞命未頒區區血誠不免再有控請伏念某孤陋寒儒起身荒左遭逢盛際猥被使令恩重感深期於報稱南杭海表東涉淮壖西北戍於蜀口苟可勉強未嘗

輒辭屬以桑榆浸晚蒲柳易凋宿恙日深百骸柴
立去冬一病死而復生雖殘息僅存已成沉痼歸
田有請急於扶開天閔其勞獲釋重荷一旦生出
三峽已爲過幸常伯清選夢所不到今者扶憊貪
榮必顛仆於道路伏望朝廷察其危迫之情特賜
敷奏賦以祠廩俾得盡于衡茅實出始終生全之
大賜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疾速
前來供職

第三次辭免除禮部尚書嘉定七年上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護蜀罔功僥倖滿替伏準恩命除禮部尚書尋
具辭免丐祠而歸續準降詔不允六月初至岳州
再具辭免八月半至靜江府準省劄指揮三省同
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仍疾速前
來供職聞命震惕情迫於中輒冒嚴誅瀝血控請
竊惟君命召不俟駕於禮固所當然有疾不能造
朝其情亦在所閔伏念某天予甚嗇夜行不休入
而奉筆橐於清廟出則建牙幢於巨鎮公朝謂其
忠實有餘而材力不逮往往用其長而護其短曲
加容覆未底譴訶及其抱病危困又為除代俾得

生還春官攝承更叨清近之選恩隆数異前所未聞感戴鴻私若爲稱塞自當仰體勤歸之意策鈍而前實緣恭自壬申歲特嶺右憲節半年行部遍歷障鄉因染風眩之疾十有三年矣病根日深遂成沉廢加以多事損心健忘尤甚怔忡自汗通夕不交睫或睡而覺神不附體恍然久之而後定此皆垂亡之證豈不知命出惟行三瀆有罪自非衰病大不獲已其敢煩褻徒自速辜伏望朝廷念其平生勞苦之蹤末路凋殘之狀察其真切由衷之懇特為敷奏畀以祠禄實出生全之恩奉聖旨

依屢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仍疾速前來供職

第四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昨者第三次辭免權禮部尚書除命伏準省劄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仍疾速前來供職自天聞命震懾于中勢分有嚴其敢屢瀆某竊惟父母之命人子固不可違而人子有疾父母亦覆憂之仰恃鴻造生育之恩冒罪以請伏念某西陲解戍衰病相乘暮鳥急於投林繞出三峽即渡洞庭泝瀟湘取道桂林而歸萬里脩途

適值劇暑逮入五嶺秋令已深正當嵐瘴之時又客作歸易於衝感宿恙爲梗甚於前時自顧弱植孤根去鄉井十有三年頹齡已邁方幸生還而卧病不能出門戶趣行有命扶憊莫前自惟平生奔走四方王事盡瘁惟有一誠體國至於神疲力竭而後已未嘗輒辭況春官最爲清近之選血氣雖衰豈無得心而奄奄垂盡之餘陳力有不容強累具控辭出於真實不敢一語欺天肺肝吐露已盡高而弗聞日夕懷懼欲望朝廷稔念衰蹤特爲敷奏亟畀祠禄休養病軀如或稍可支持誓當糜捐

圖報不敢辭也奉聖旨依奏降指揮不允仍日下前来供職具已發日申尚書省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寶慶元年

奐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與之狀奏伏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塡見闕令所在軍州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来奏事

恍承誤渥深切驚心歸班之命屢辭方兹俟譴予郡之恩繼下復爾叨榮雖大造曲成而不遺顧小

器已盈而自懼伏念臣樸忠素守艱阻備嘗惟四方奔走投老而不休故百恙侵陵乘虛而爲梗五年守巴蜀自知駑力之窮六月泝瀟湘已決狐丘之計陛下嗣登大寶勉思遠圖勵精方新進德不已親近正人以新聖學招徠名彥以興治功當此天日清明之初誰無風雲依乘之志況臣起身遐壤荷國厚恩先皇帝拔臣於冗散之中徑躋清近聖天子召臣於歸休之後不容控辭滋實意之上孚忽溫言之下逮長沙巨屏猶付重權延閣窮班更陞華貫仰見公朝未忍棄捐之意徒有末路不

堪驅策之處緣臣暮景相催宿病尤甚秩宗事簡尚不能一望於清光連帥責叢其何以仰當於隆委自顧衰殘之狀實深顛躋之虞欲望聖慈察臣愚悃畀臣祠禄俾仰狥於田里免速斃於道途儻溝壑之未填或涓埃之可報所有省劄未敢祇拜

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昨準省劄指揮崔某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

降詔聞命自天驚心汗背恭揆老多病屢申懇以丐祠未退得遷復蒙恩而予郡叨榮非據履薄自危伏念恭起自交陬蜉蟻無援清朝拔士取之踈冗無聞之中猥玷使令寖階通顯可謂遭逢之幸粵從西戍抱病支離息影窮閻庶便休養不徒誤渥下賁袞蹤六卿峻除方力辭而得請九牧重任俄寵數之遝來洪私倍費於生成弱植豈勝其負荷亟騰免牘尚閟俞音恭自惟冊冊殘齡駸駸謝事一衰已甚百病相乘名曰頭風積成奇證每一發動輿死爲謀加以心病日深形骸柴立十目所

共見也長沙據上流之雄事任甚重詎容久闕正
官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選名流以副隆委載念
某自去春蓋昌解印之後將及二年衰病無能爲
役而又未能忘禄衰鳴屢奐情詞已窮併乞聖憐
畀以祠廪抑亦見聖代始終保全老臣之意奉聖
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再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寶慶二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狀昨準省劄指揮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
南安撫使填見闕即具辭免準降詔不允尋再具

辭免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聞
命自天不勝震懼竊惟令出惟行稽留有罪亟當
遵稟其敢重違而情迫于中有不容自默者伏念
某碌碌庸才屢膺煩使鞠躬盡瘁不敢言勞淮蜀
十年技窮力屈投老多病僥倖終更歸伏衡茅庶
便醫藥公朝矜念舊物寵數狎來閣寄非輕猥叨
顯擢自惟何國厚恩媿未有以補報頭顱至此而
猶有未忍棄捐可謂衰晚遭逢之幸仰惟初政清
明求士如渴何物冗陋首玷榮除恩重感深若爲
稱塞自應驅馳而往圖報涓分而日暮心隕莫任

鞭策豈其辭免尚未務從惟有凜凜俟譴而已嘗聞士大夫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方精力強盛之年銳志事功東西惟命而不辭隨其所長皆可展布以自見及其老也精力既衰非惟不足以任事必至廢事且誤事也國家以忠孝之意待士大夫制爲祠官之廩庸示優恩或老而丐歸或病而求養或以勞而欲均休佚之少遂安閒而又不失寸祿以保全其末路忠孝之至也區區危悃冒罪控陳欲望朝廷察其情信其言檢會累申特賜敷奏由從所欲頂踵生全之恩大矣奉聖旨除寶謨閣學

士依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寶慶二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新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增城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狀奏伏准省劄奉聖旨除寶謨閣學士依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臣均佚琳宮忽被予祠之寵陞華奎閣更叨進職之榮異數便蕃危衷震惕伏念臣受材庸下遭時盛明通籍九門入遊清廂之邃分符萬里出臨巨屏之雄計治罔功黜幽有典荷公朝用其長而護其短至末路

憐其病而全其歸附之文昌六聯之峻班繼以元戎十乘之重寄恩加頂踵感至涕洟屬初政之方新撫孤蹤而欲躍驥雖老而伏櫪尚欲加鞭鶴已病而乘軒何堪受中自嘆桑榆之景但傾葵藿之心未酬大恩徒抱遺憾輙布投閑之悃深虞方命之誅忱辭旣孚淵聽甚邇簪履不遺於舊物絲綸更侈於新除祠官得請以爲榮銘心知幸學士爲真而非據跼蹐難勝儻辭受之或乖則顚隮之立見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禀遥謝祇受訖所有寶謨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聖慈收回誤恩

庶安愚分實出天地始終大賜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紹定元年

寶謨閣學士新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南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煥章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恭承明命震惕于中伏念臣一介寒生受資綿薄遭逢盛際猥玷使令入從出藩忝竊過分矢心自勵仰荅鴻私而歲月歷頭老且病矣屈伏衡茅之下待盡為期公朝未忍棄捐

賦以無功之禄全其末路麋鹿得遂山林之性鳧鴈猶爲稲粱之謀進職再祠肆頒成渙顧知眞庭清適所以佚老之優自揣非才實深危懼況煥章遂閣地禁職清以待當世名彦尤非衰朽所宜冐居陛下垂憐簪橐舊臣雖不堪世用而眷遇有加跼蹐難勝凜乎維谷上件宫祠指揮臣除已恭禀遥謝祗受訖所有煥章閣學士恩命未敢祗拜欲望聖慈收回誤渥俾臣仍舊職以奉祠實爲至幸

奉聖旨不允

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紹定二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與之狀
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差知隆興府充江西
安撫使填見闕令所在軍州差撥兵級三十人津
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自天聞命無地措
躬不圖垂盡之年猥被殊常之寵伏念某起身嶺
海踈拙亡奇蚤遇眷知誤蒙器使四方于役一毫
罔功紫橐高華致身法從偏方寒士有此榮逢銘
之肺腑勉思報稱而器盈斯溢福過爲災自蜀一
病之後生意蕭然不堪世用遂決歸休之計朝廷
矜念舊物恩渥還來屢彰異數六卿近綴屢趣歸

班十連重權綰以瑣權惟鶩力莫勝於負荷而鴻私賚於生成龍之金閣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祿遂多幸天資假之惟是年事日益高病勢日益深百念俱灰但作首丘之想某官簿之年七十矣方畜有請求致其事以畢此生忽奉恩綸畀以南昌分閫之寄事出非望恍然驚心仰感眷遇不衰之意而頭顱如許來日幾何殘息如絲朝不保夕實非驅馳王事之時鍾鳴漏盡夜行不休必顛仆而後已凌兢失措披瀝控陳欲望終其樸實之情全其晚暮之節收回誤恩許某守本官職致仕

賞出始終保全之大賜所有省劄寄留廣州軍資
庫未敢祗拜伏望朝廷更爲敷奏施行奉聖旨不
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今學士院降詔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録卷之六

奏劄三

再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紹定三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南海郡開國侯崔某狀昨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尋具辭免奉詔書不允催趣之任仍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某聞命震慴局蹐不安君命有嚴其敢再瀆而事出危迫情有未孚不免冒罪控陳伏念某平時奔走四方未嘗擇地才雖弗逮而力可任東西惟命不敢辭也玩愒旣

久疢疾相仍天閔其勞俾遂閑適清泉白石古托此生書棟朱簾忽形於夢自惟一生荷國厚恩媿未有以補報雖老不堪用而猶未忍棄捐所願祇命而前仰荅知遇自嘆頹齡易暮弱植難扶雖有拳拳體國之心而力不容強亟馳免牘尚閟俞音傴僂循墻恍然失措顧知一路蕃宣之寄其責非輕自度衰殘若爲勝任頃年頭風之疾秋冬爲甚今發作無虗日自早晨爲其所苦食後方少定若遇風寒則終日奄奄無復生意甚至攻注面目牽引口齒呻吟不已繼以叫號年事至此能再少再

壯乎使之臨事非惟無益於事必至誤事接老癃戾一身何足惜而大體所繫其可不自量耶某去冬因往外邑當一歸葬之地抱病而歸幾於不救今若扶憊出嶺四千里行役道途衝涉祗自速斃而已六年蒙遠老之恩自謂微生之幸一旦獲方命之罪遂爲末路之羞不復以思朝夕漂溺勢不獲已輒露悃愊冒干雷霆之威欲望朝廷察其真切之情許爲敷奏俾從所欲併乞檢照前申許致其事應選人數目牖下得爲聖代全人一髮寸膚盡出終惠恩奉聖旨除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任便居住

辭免徽猷閣學士 紹定三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臣某狀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徽猷閣學士依所乞提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恭承明命震惕于中義有未安情不容默伏念某一從家食六閱歲華耄矣無能衰而且病犬馬雖未塡於溝壑綿力已窮麋鹿得自遂於山林安心盡息公朝念其西清簪槖之舊畀以南昌皷角之雄頭童齒豁以何禪鍾鳴漏盡而焉役輒辭二千石負符之寵併上亡

十歲謝事之章有方命之罪而不忍加刑無效官之勞而又從受祿珍臺續食借曰憐其老而優之奎閣陞華或者謂何功而得此孤首丘而已幸蟲負山而益危辭受或乖顛隮立見上件宮祠指揮除已恭禀遜謝祗受訖所有徽猷閣學士恩命未敢祗拜欲望朝廷特為敷奏收回誤澤俾仍舊職以奉祠實出始終大賜奉聖旨降詔不允

乞守本官致仕 紹定五年

徽猷閣學士大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與之狀奏不避嚴誅輒有由衷之懇仰塵淵聽臣竊惟

七十致仕禮之經也昨嘗引年告老期畢此生適有南昌分閫之命自顧衰頹不堪驅策疊具控免幸獲矜從然猶未忍棄捐畀之祠廩強顏祇命終不遑安伏念臣天外寒蹤人間棄物一衰甚矣百恙乘之踐歷何功貪饕有忝茲迫桑榆之晚尚煩芻豆之供陛下眷遇舊臣毋加優異而人臣出處大節要自省循已踰謝事之期徒負空餐之刺可止而不知止此心得無慊乎況久病支離僅存殘息養痾牖下坐意蕭然及此明時得遂乞骸之願瞑目可無憾矣欲望聖慈閔其遲暮之年察其危

迫之惘俾臣守本官職致事則末路生全之恩大
矣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降詔

辭免召赴行在 紹定六年

徽猷閣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侯崔與之狀
奉伏准省劄三省同奉御筆崔與之李埴鄭性之
可召赴行在臣恍聞成命莫知所從不圖垂盡之
年猥被殊常之寵省循涕攄震惕不安伏念臣嶺
海不振之蹤衰遲暮景遭際昌齡中外回旋寘身
通顯淮蜀遠戍不敢辭勞平生分量薄而僥倖多
踐歷深而補報少桑榆易暮蒲柳先秋未酬許國

之心已作歸田之憂陛下嗣登太寶擢用舊人秩宗近班三蒙趣召連帥重寄兩玷榮除鴻私兼覆而未忍棄捐駑力告疲而不堪驅策復叨邃閣嚴凝之職得遂清都泮奐之游乞身無從撫膺有媿忽奉起家之命俾為赴闕之行居然陳人何自得此眷隆數異前所未聞局脊難勝凜乎維谷伏緣臣流年七十有六老將焉用病莫能興近又為風邪所中左臂偏枯殘息奄奄朝不保夕自惟拳拳畎畝之中身在外而心王室豈不

奏暫領經略安撫使知廣州印乞除官代

端平三年春二月九日賊自廣州退遁徑趍肇慶府界經略司催趣循連南雄州三處戍兵付統制毗富道統卒二十二日賊至肇慶城下二十三日攻城官軍小卻二十四日夜賊棄城潛遁官軍追逐至地名冷水坑賊據險設伏以待之官軍輕進墮賊計中遂致失利賊今乘勢盤泊于四會懷集兩縣之境流毒漸廣未有安靖之期三月十二日承提刑司遞到御前劄子三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崔與之除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自顧衰殘何能爲役臣仰體陛下

一時權宜委用之意不敢控辭暫此守印以俟朝
命已於當日交領印訖時暫居家治事臣自事變
之後百憂熏心宿疾大作深恐有誤使令欲望聖
慈亟選素有威望之人或長材敏識稍知方畧者
當此重寄遠方甚幸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奏乞誅帥爲代端平二年四月十七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
州崔與之不避嚴誅輒伸危悃臣十年晦處衰病
日侵累疏乞身未遂所欲昨緣惠陽戍卒相挻爲
亂肆其跳梁陛下仁不忘遠上勤顧憂以臣枝老

里居俾之就守鄉郡以任招撫之責臣仰體陛下一時權宜委用之意勉強祇命徒有爲國爲民之心而忘其衰朽自領事之後疲於應酬心疾大作怔忡自汗神思恍然軍期繁興日不暇給遂將廣州職事牒請提舉常平黃岯兼攝以分勞經略司則牒請提舉市舶管瀛參相幕謀以相扶助今來事日益繁病日益深近又爲風邪所中半身不遂餘息奄奄當此多事之時日夕懷懼不免披肝瀝血天控請伏望聖慈憐臣老命亟賜謀帥以爲代庶免有誤國事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中山前事宜併牒彭提刑節制諸軍隨宜調

遣就行督捕事端平二年五月初二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某照對本司據節次探報申叛賊自四月十四日以後只在懷集縣管下石疆場劄泊十九日起離二十二日至大梁村係封州開建縣界並是山徑險峻去處未有向望近準省劄降下黃榜如能悔過自新收納器械束身自首依舊軍分收管本司遣軍兵謝興齎黃榜録本先入賊巢告諭今據謝興回司繳到曾忠等遊票狀稱不願再隸箚

二兵籍欲移往別州住劄即是賊徒終懷疑心未易柔服徒以受招爲名而不遵黄榜指揮且有難從之請往返遷延恐爲所誤除已牒提刑司一面照應施行仍將山前諸軍併請提刑節制隨宜調發就行督捕庶幾事權歸一易於集事今毗富道統制一軍住懐集縣界候江東軍到即自四會進兵會合又慮賊徒勢窮計迫衝突封川開建奔出梧賀州界亦已遣飛虎軍并本司勇敢等軍把截開建一帶以防其竄逸溆浦水軍屯泊四會定海水軍屯泊肇慶以守把江面繞候江東軍至續具

別狀供申

奏盜賊寧息乞賜除代 端平二年七月初五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與之照對臣四月間抱病阽危奏乞除代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臣恭聞成命震惕于中伏念臣投老里居十有二年矣適今春戍兵倡亂上貽顧憂忽承誤恩俾守鄉郡臣仰禮陛下一時權宜之意不敢輒辭竊意三兩月間可以結局不謂狂徒自知稔惡終懷疑心招諭不從繼以討捕居然陳人何足以任此披瀝有請天高

弟聞正當軍期旁午之時只得扶衰任責應酬百
冗癯悴異常今當諸軍會合狂寇盪平亟欲少求
休息六月二十一日恭承明詔之頒訓辭有曰旦
夕除代有人至而受之事卿乃得即安仰見陛下
憐憫老臣委曲撫存之意拜手伏讀感涕交零輙
敢吐露危衷冒罪控告欲望聖慈念臣年齡已邁
精力已窮亟賜諜帥以爲代庶幾早釋重負以活
餘生仍乞趁此明時就令致仕則始終保全之恩
大矣

申彭提刑管提舶之功端平二年七月初九日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某照對今春戍兵作逆聲勢鴟張帥閫適虛俾之承乏力綿責重何以充勝自非幕畫得人誰與共濟竊見朝請郎提舉廣南市舶管瀛才識俱高剛正有守遂於三月間屈其入幕以相扶助繼蒙朝廷特爲敷奏奉聖旨管瀛兼經畧司參謀官荷其以國事爲念悉心裨贊乃有蒙成之幸五月間諸處調發軍馬漸次齊集遂牒本路彭提刑節制山前諸軍就行督捕厥幾事權歸一可以集功某嘗謂士大夫同王事者往往先有功名之念遂

生疑忌之心上下自爲謀彼此不相應多致誤事今來管提船參謀帥幕適與彭提刑素相厚善心志相孚通帥憲兩司之情往來山前議事相與參訂從長而行提刑遇事圜轉區處得宜斯克有濟今寇盗寧息實賴彭提刑山前制勝之功管提船幕中參謀之助其衰老無能因人成事而不敢沒其實須至申聞者

申石運判李運判黄提舉之功

照對摧鋒軍兵曾忠等因在惠州出戍生變輙犯廣州城壁俄而遁去徑入肇慶府横行下懷集四

會開建之郊本司節次調遣韶州駐箚摧鋒軍統
制毗富道湖南飛虎軍統制蘇洪飛沿江制司統
制陳萬各領所部官軍前去逐處把截又遣廣州
水軍澉浦定海水軍控扼肇慶一帶江面緣諸項
軍馬分發調遣道途隔驀饋運孔難遂移牒轉運
司任責應副山前軍食無令缺誤荷朝議大夫運
判石孝淳以國事爲念多方措置猶慮儲粮有限
差人於惠連韶封等州增糴預爲乏缺之防分委
屬官充隨軍督運仍擇有精力者分充水陸受給
官區處皆有成畫石運判任滿朝散大夫運判李

華繼之正當山前諸軍會合賊徒窮迫之時自懷
集開建而上係與湖南廣西接境無非山徑險峻
去處皆係是陸運李運判悉照前官元措置施行
加以程督嚴明大運齊集是致軍餉寬餘某昨以
經略使兼知廣州廣乃鄉郡爲南川重地事物浩
穰訟牒叢夥凡所裁決寧無妨嫌而况年老且病
軍務冗擾日不暇給所有郡事委無心力可以應
酬遂牒朝請大夫提舉常平黃歲時暫兼知廣州
用以分勞荷其忠心體國相視如一家撿捉吏姦
脩明軍政郡綱整飭裏外肅清是時軍期正繁費

用百出而師司財計楞虛歲乃那撥鹽司樁積見錢五萬貫以濟軍用急缺支遣王事所關略無留吝凡此者皆孝淳華歲恊力共濟之功遂藉此以集事須至申聞者

照得叛卒曾忠等昨自惠陽倡亂經趨廣城正欲掩我不備當案若非統領熊喬星馳前來告變則倉卒何以禦之賊在城北就日門外劄泊門裏即是摧鋒寨特一門之隔耳人心憂危恐生他變喬在本寨彈壓仍護北門區處有方關防甚密伺其出入察其情偽預爲之防是時軍

氣頗驕間有與人爭競或出言狂悖者即戮以警之軍情貼然潛銷內應以禦外侮此則喬之功也某竊謂熊喬身爲主將而盜發所部其罪固不可逃盜發而能禦盜其功亦不可掩併乞照會恭申聽

辭免除參知政事端平二年七月十八日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準省劄三省樞密院同奉御筆曾從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崔與之除參知政事鄭性之除同知樞密院事陳卓依舊端明殿學士除僉書樞密

院事臣自天開命無地容身不圖垂盡之年猥被殊常之寵伏以聖明望治惟簡拔於人才疑丞設官實參陪於國論嘉謀嘉猷以補袞衣之闕同德以助鼎餗之和厥任非輕惟賢與如臣起身荒遠材無寸長適值明時屢叨煩使四方環轍毫髮罔功退伏田廬侵尋一紀頹齡已邁宿恙相乘豈復作榮塗之夢陛下垂憐舊物而猶未忍棄捐恍奉十行之書躐升四輔之選事出非望凜不皇安伏念臣年七十有八矣接遲暮景凋落寒根耳目昏瞶而視聽全衰氣體支離而拜跪久廢養痾

送日生涼蕭然顧惟君命之嚴亟欲驅馳而往仰
副眷憐庶乎瞻望清穆之光敷陳忠赤之悃而君
門萬里策鈍莫前自惟一生荷國厚恩甲申年以
春官召甲午年以天官召既老且病再三控辭請
切語真皆蒙矜允得免道途顛沛之虞今茲權貳
政塗充爲異數而臣年愈高病愈深勢愈不容強
也輒敢披露衷款冒昧懇祈欲望聖慈念臣桑榆
之景無多察臣樗櫟之材焉用收回誤渥改畀名
流仍令臣守本官致仕以畢此生末路有餘榮矣
所有上件省劄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祇拜